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　雜文　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乃羈紲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鶩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是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爲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

各有理也然猶疑夫鼓禽之腹賦作中也我有禾盖者
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黝鼎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翔蠢息兮厥亡咸遂鎔造
賦予兮有物司之洎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殊体兮詭
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册山於荒極逴鳳皇之
所宅禀南山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盖以氣而召類
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紆以文而
册其色物既殊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
美以有求兮遭時之我皆貴客方顯我以文采弔我
於龍樊謂夫飛鳴而啄不若鸜鵒與烏鵲唱不知
物有貴賤殊乎所得于天一物進我甚難而壽千年
億羽而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殊慧言美質俾貴
於人龍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
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識而安卑樂以鐘鼓
宜其賦悲盖貴我之異禀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

泄和濁淳雜僞衣羔漆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傷生蠱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天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予
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
[illegible]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illegible]夢兮或[illegible]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倏乎猶勝於不見兮獨此夢之須臾尺蠖懷子
兮為之不動飛蠅閧乎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悦乎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可一作較乎真妄綠鬟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顧日之疾兮顧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怳惚
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澤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漪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靚麗乎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下一作晩蘭褰夢池草
容慘群芳之已銷獨斯遊之一作迴而出可以嗅清香
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晩浦烟霞水亭風
日接文竿而餌銀冰泮蓮而汲溢絲紫藕以全折
卷荷以手側隨紫荇以歌角銜紛兮而向夕可憐景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遺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上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則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
乃曲梁微陽橫塘細雨邀嬌上之歸艭笑堤邊之游
女隨虹梁而窺影倚風蓋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並蔕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歌於北渚迎桃根
而待檝逆宓妃而來渡迫而泥之扇香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illegible]若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娟麗也其閑麗也香[illegible]撓兮[illegible]舟滄容與兮悵寬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illegible]貫[illegible]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如子貴[illegible]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illegible]

蝒蠕賦 并序

詩曰蝒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楊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蝒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爲子羽[illegible]形性不同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illegible]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早隸嗚呼所謂蝒
蠕之不若也作蝒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蝒蠕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歿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句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
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癭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
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揀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欝蔚蔚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鞴治兮器不刃鋸木至老朽兮不見蕃殃聖
萌櫱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illegible]

咸鄭祭室寢兮猶然與爲帝何過之不慈兮忽生般
而與饑州縣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闢兮華慈
欄楣高構嶔崟兮日精骸地秃而赭兮山裸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砤兮一林夷族寓龍亡焉
兮重闈陰屋皇皇民暴嵩兮驅之以扑慧智兮誰爲
是既紛紛而不止上竅則大兮囊竅則小穴小縫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蠹利食兮啄徒勤蠹弗
入口兮力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文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臧我懷兮走而
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昔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恍惚在兮杳難追覺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驕覺追惟步庭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哂哉之變兮也哉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陳陽[illegible]
[illegible]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歆以盛陵邑之充奉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
先王有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聳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徒而顯明
丕大以昭著於事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
創業而業茂德厚而流光于子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redacted]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萬邦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至四夷奉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罕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獻至旅于闕廷納于府如司馬令無一廢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拯脈縣來遂一海內奮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集脈孚成之勤基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祥以祫則有廟祧之嚴祗奉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郡廟明堂之位崇象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頌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帷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爾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塑營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欬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答歟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斲堊於鵝甓孝享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庚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詞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聞髙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瀜淪道源匯流而潤
有洛之川川嶴山秀回環左右有髙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皇考受命我宋
造初于亳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髙惟丘
廼以荆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獻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掌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新

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斤斧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匠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滇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藹惟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鈞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感神歆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歟之爲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達
其下臣偷作頌風之
贊一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無幾髣髴爲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壹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
覊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illegible]退齋孤音[illegible]比隰集梓泗紛陝洺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illegible]綏隨果賀播渭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秦巴鳳龍[illegible]
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邢華[illegible]承鄂[illegible]

潁[illegible]宣屹詢又[illegible]道[illegible]信潤晉慎凡[illegible]
而一韻[illegible]壽茂寶宥奉憲[illegible]漢簡[illegible]演海益解兗[illegible]
夔欽潯金源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illegible]
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
獎黨宕句洮萊台懷句階嵐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劍貴智句鄭鄧定孟句夔應靜勝句　廉潭儋南句嵐
盧甘嵓句至於許汝婺慶句楚普潞欽吉句魏惠桂
貴句遂貝[illegible]句吉過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
鄂昆薄[illegible]句莫涿鄉[illegible]句石黎齊池蘄句施伊西
夷溪句[illegible]曹饒明韶[illegible]兆牢句皆[illegible]通龍渋

達家句豈同戎也拡龍句右十二連綿澶安郊丹端句宣
檀驩蘭潘四戀句瀏蘇舒潞滄瀘句梧蒲徐鄭扶
儒竭十句十四右皆秦沂麟汾句均陳濵春句鄧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紛不揚江黃句常沛來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瀼長句十右廿六一并青瀛晉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
句涇寧昇榮撫藤句汀興營巫庭澄句十右二四孫章澂
句不能遽數其定河源以諱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京袁霸撫許虔濱賓融容滑衛全
泉繡秀易翼渠衢嘶嶲龍恭辨流梁祁岐鄯第宿
肅磁慈瀾維筭封道豐沂且鬲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

不同相近者亦皆以足之鄆環恩順鎮覇真雄又音文之雨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嵜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龍當四州偶遺不裝以文句稚拶(?)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尚花知）此土北土疑是而脉脉而朝朝一無此二而字
（木蘭）五財一作五材
（吳女師）雨毛毛疑字
（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　時論三首附[redacted]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崇興仁義以教道之具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亡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林小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莿末之思也是天下之

所莫先乎財與天下之所急莫先乎兵與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之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又符亦曰借倩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歐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惡者無所貴賢者被譏疾遂
使天下之善將化而爲惡此以爲之此不尚名
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
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七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
而亡國被弑者八長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
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
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
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
荊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
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

盛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illegible]
孫不過一再傳而亡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illegible]
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聽無厭之征賦
會其斂猶恐下不足尚何曰薄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
若痿痺其奧則隨壞整其補則頼傾枝撐扶持苟存
而已尚何暇法象國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
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
年今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
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
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舉三

聖之基業兼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
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
之卒荷戈擐甲力彀五石之弩者三石之弓者數百萬
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內外官居職者數千員
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各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
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
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
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宜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
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
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也以周之盛舊儀威烈以耀名

舉奇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
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
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
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
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謹懼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皆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
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
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
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
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
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
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
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
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齊
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耶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晉也天下大亂莫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盛一作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時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

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一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衰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絶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

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刻深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之事爾然未原秦之來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旣崇其墉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祖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務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
夷因取周所以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有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廿六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亦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數歲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

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乘不討之釁今方黜新而進
魏疑者以謂與簒而進惡也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
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
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
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
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
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彊
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
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
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
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
也遠當其盛也分（一作方）視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
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
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

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德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
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居而正統猶在不
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
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
而東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广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勢）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
為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
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
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
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
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
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
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
因而遂竊（一作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
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illegible]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
適當春秋之貴[illegible]其立之君于天下之統
亂夫道德不足離矣[illegible]之如何爾若乃國已
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
晉之琅邪與夫後[illegible]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

其宗未嘗爲正統則夷狄何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戎帝七至于靈武凡十一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章遺衰之極得舊以并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夷即華易俗遷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正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illegible]其人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黜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說者不退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取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逆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襃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秦之與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

連衮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乂一作）孫渴自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盖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蔡之患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
雖恩臣敵（服一作）之憤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根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景等耳夫正朔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
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
尼以王加正而繼諸侯若李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
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李而有志唐
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
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
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
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
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祐而克用與王建怨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

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
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
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
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一之理或殊而
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
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
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
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

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我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與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彼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也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爲罪暴於桀紂湯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蠻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詐其任賢得人郭若漢唐之始也晉之爭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云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薄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移後一作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麧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大夫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禹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豈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也）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国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從者招之去為
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
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
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
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
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
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
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
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
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
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
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
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
之時皆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
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
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
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
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
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
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
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
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
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
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
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
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貲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
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
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
為精[illegible]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
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
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
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
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
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

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中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名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歲則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illegible]也故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救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illegible]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illegible]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illegible]卒[illegible]頓推務本以興農[illegible]一[illegible]以僥[illegible]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惟王建官各[illegible]大使專董其權責其成
効斯可制也彼鄧艾乃神交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輸東顧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
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則有官屬晉魏南北職未嘗
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
遵古憲俾仰給他州貴向餫一作此外固無禁室反耕
與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持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秔稻雖荒陂原田亦當墾闢權以五穀今河
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迄今其地基址惟有鄭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但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耶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河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則可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鄭中溉田之法若行開堤畎水衝民田秪百戶妨
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雜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滋
久土斷力田者不請其事殊不知古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役丁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寺民既見之必樂做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其役西北二邊不
簡水陸並做此分職何假飛輓然眾李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夏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中嚴斥堠或求獻貢得以罷弊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九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縣在今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之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騰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晋
高祖建義幷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邢幷代自故關東無復關險故梁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虜一作北之臨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迴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耽
主矣非北虜一作虜雖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塹道引河流因其復水
而爲濬之勢就其要害也以紓兵患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紀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倚利陂塘或增首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瀰漫縱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壁上之要衝是胡馬將入寇于要城壁牙帳數

自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
出則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鋭
兵伺吾人之顰額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
獗茲乃不圖豫備彊場而偷取妥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来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析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敉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謂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替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時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祭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
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
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
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
則亦弟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
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宛
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
將慎[illegible]流滯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他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錢州
學記曾肇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
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
刪去惟京本英辭類藁似少偽妄而代曹參答弟
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
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本論 以教道(道一作導)而於(一作而已)立法以制之(之一作財)今四

海(三字上一有方字)敢驕(一作又驕)

原正統論 正統之論作(一作正統之論興焉)其不(一无其字)其詩下

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大師亦自黜其詩同列國)仲尼以為(國)以加正月

(四十五字 一作仲尼以周平王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拝尊周室明正統之所)

(在宋借魯史以託文又因隱公失正之君漢起元兩明法故以正王以加正月)魯隱(有公字)

左驗(一作具驗)唐接之晉(一作後 下同)至其(至字下有於字)

明正統論 其上[illegible]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

可矣 [illegible] 可

謂之 [illegible] 萬世

大公之器也 [illegible] 正統之說

(四字之上一有[illegible]而重也至于[illegible]則[illegible]二十八字)後

(正後一作正)

秦論 其德(一作功德)[illegible]夫始皇(國)廢秦也(國)然自漢而下為(一作

正統者多與其用德之薄享祚之寬猛雖存不同而其大体往往不能蔽秦也故自天子而下之[illegible]号

下至郡縣[illegible]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毀作若以德而[illegible]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

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明傳而王也飾之禮樂文章而稱道其

功德使後世[illegible]然從慕其所為秦獨不然又特惡儒生學士是以漢與學者不醜詆之此豈大公之論

耶漢之興也起於仁雖而至皇帝非有三代積之德非甚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周人道紂之

罪多孔子尚疑其不至於是况漢儒之私誠手然後遂惑其說而當同者也)

後魏論 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矣字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忽明而為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為貴哉以其貴者陰賤者為順以賤者干貴者為逆聖人之撥亂善之職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

十八

苻堅此下脫當堅三字

梁論 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 贍無節贍一作賙今坐華屋今字下脫夫字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兵戎之事高化軍隸惟耗惟一作耗有支撥之下一有賦字賦一作

塞垣 斥堠一作斥候牙帳一作牙衙可我師集扞此句一作異說

險一作城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昏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

石隕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石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是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然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之襄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

鷁而忽於麟䴏鴝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制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準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有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

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
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
玉之節其揖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
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
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
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
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
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
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

八[illegible]武[illegible]王[illegible]
民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紂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稱武王之元
可以達亡 小民乎文王生而[illegible]死也武王一下[illegible]
之長而[illegible]之敵曰小毒乎至公一 道也會[illegible]讓於[illegible]
民文志 [illegible]以[illegible]私識之[illegible] [illegible]乎 其私者也
發曰元[illegible]者盡其[illegible] [illegible]正正別不
教[illegible]私者大學之道也一 [illegible]非[illegible]
予元門[illegible]子記其言門[illegible] [illegible]
醫一中者業[illegible]之[illegible]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一爻舍象其[illegible]
義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則有[illegible]
亦卦義則[illegible]人君子[illegible]
辭則艱險悔吝由生[illegible]卦亦[illegible]
而異用也[illegible]辭常易而明文[illegible]
卦之一言而異體也如此[illegible]卦者時也
者爻居其一位者也[illegible]君子道大[illegible]
不可為凡卦爻彖象統言一卦之義[illegible]人以上
蓋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illegible]位君子
人之[illegible]居也君子之大位小人之[illegible]吉凶也居

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
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擬中人以下而
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
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
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
不可常者也以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
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遺其
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
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
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矣所以言出而爲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

畀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
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
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概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
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
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
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
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
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
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
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

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
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
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
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
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
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于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
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
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
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
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濡繁之
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
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
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
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
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
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变風之末惑
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
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
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
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
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
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土一作
俗善惡之事闊廣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

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名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变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繫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变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以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門而不謂於向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論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謬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

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不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繼於變風何也曰謂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混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異乎聖人所以處之也由是觀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

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後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王苟絶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跡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聖一有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誣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

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豳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工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曰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時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猶懼其有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後勤與文武而日親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
益一也予紂之不㓕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
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
㓕曰闕竅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
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
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
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
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
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暴者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鄭氏自十月之
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
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
節刺師尹不平亂下當譏皇父擅恣于謂非大亂之
世者必不容一人之專寺不然亡於趙高不同生於秦
亡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
於鄭氏謂之傳所聞也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
而共醜者二篇識之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

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子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決爲鄭氏若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著雨無止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一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亡李則然之今附此卷中

石鷁論　獨經（一作經獨）

辨左氏　人事也（一作□）皆被（一作□）

易或問　（文海作答問）卦爻彖象（文海作象□）於泰　於否（文□□□□）

二南爲正風解　可與不可（與一作亦）

定風雅頌解

十月之交解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曾祖諱考字（一有）以來畜德藴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而有賢子（一作華）華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

葬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一作閱時）一說如禮起復就仕
仕又暮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
理評事累升衛尉御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
配後公以乖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
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華
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宦）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
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歲（一作歲）下書四方舉賢能
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學者爭出獨祁氏無一人
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柳大

孫而後興也（一作後之興）興由[illegible]於是盡以其家之
有益於鄉者書田與河為典以給四方之賓使其之游
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論授學於己（一作子）即隨酒具以
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敢（一作有）寧顧資產之有
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入及享子祿不歛歲乃終以謂力勞而報約何也
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發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于執云然厚薄我惟公以
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夫其（一作訓）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沒身沒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

行碣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勸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入有負材與能昇立入工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發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發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非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東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碣衣發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illegible]議之父若[illegible]所[illegible]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織遠不能詳錄府君之九代祖隱翁始復得次存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illegible]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磨天祐元年爲都官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illegible]錢[illegible]武王[illegible]行營都[illegible]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illegible]分[illegible]之[illegible]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illegible]至[illegible]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illegible]外郎[illegible]皇祖生贈禮部尚

書讀蠙是謂[illegible]志節不群諸兒
毋元夫人獨[illegible]内外之姻未嘗
有見其笑者[illegible]嫉為之笑及
長尤好[illegible]息臨終至夫
乞筋已[illegible]君盜之亡[illegible]
家以讀[illegible]受于太宗[illegible]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貢[illegible]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illegible]判歷蔡州新
昌縣[illegible]書褒之
[illegible]京商[illegible]

[illegible]太常博士賦
[illegible]
[illegible]二州[illegible]開封
[illegible]越州[illegible]南洲
孫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考試國子
監生[illegible]監陳州[illegible]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illegible]比白舊及是二
十七年[illegible]然少孤[illegible]苦為文章[illegible]其身以
論[illegible]不[illegible]自為進取[illegible]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illegible]時之人或為不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
太常博士屢至刑部郎中嘗從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遲進自守以道若訓使少改其為者府君
對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也是以至此吾之所有
不敢以為於人而皆自獻[illegible]子矣今欲孰附以進
非其信[illegible]篤不可兩也[illegible]天聖四年以久次遷
集賢[illegible]應天府[illegible]祭在京刑獄轉兵部郎
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
陳從易皆以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
[illegible]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illegible]習[illegible]

為文章在館閣者為應皆以謂天子用者老將有意
矣而又下詔書戒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
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
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
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
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蘧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當其學以老不克用獨
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貴
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潭南縣
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泊明

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衢沆
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其官其餘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斯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君與虞卿、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瓦裂
焚蕩剪彝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唐爲又大顯雖然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焉曰不幸然勤乎世而不得其
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
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
潼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保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晉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渝卒克以繼於農之分陸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葬也塋于某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大理評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薦頴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能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僻惡而夔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獄就桎梏猶冠帶偃蹇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告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惟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歎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
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
使與之游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
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
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
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
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
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光
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
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七公卒生彊力少[illegible]
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呈曰吾
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illegible]能守其家如其戒
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
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
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
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
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
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邑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且葬焉又為荊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以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税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十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涖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貟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還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著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宗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倫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饗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父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閭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其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曰益
襄亂因挈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塋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
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其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
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復罷嘗天[illegible]監[illegible]州
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illegible][illegible]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illegible]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淩之
衛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未幾代守滑乃曰河怒滑人者魏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顧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患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監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税餘年課為冣名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湖江龍山二閘慶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祗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則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税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尚在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書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尚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摯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于一作太保諱曇示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六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譏謗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外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累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掊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前卒夫人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申次適崑山縣尉刁緩次將作監主簿夫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祁公神道碑　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　錄抵一作學乎聖人四字上有一而字　其婦二字上有一封字
王公墓誌　水丘氏集本多作巫丘
薛君墓銘　又監後監一作監
盧氏墓銘　將作二字上疑脫遺字

碑銘

潬（一作鄣）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潬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荊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泊潛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孫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莫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
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
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緒空如惟恐人
之知也教其子不署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
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
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縈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其官

潛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莫幼早去二女皆有子孫
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逝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日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而成人書與客議論侍郎竊從聽之陛往
能奪其容議十四歲詩州學七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郎為諸生受曲講論如其評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莫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悉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以除戰隱以脩閑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與主帥守壍辟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專其事
褒狀言其能就除觀察推官[illegible]益州
華陽縣人苦兵劫許逃失業者附近下令許民能復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歸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知名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所薦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入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怒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西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州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illegible]一曹人以寧

曰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撿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還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本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
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拜秘書監遂求
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
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養常時溫和謙厚眞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
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
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請門請見修髯然肅潔
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
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侍至衛州
刺史曾祖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遷杭州鹽官
今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
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
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
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
判丞職世職判大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
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
謝氏其來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譜之遠世河南惟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希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今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于一作）杭世父
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戲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杞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明經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以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又請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丈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雖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鬭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頗設自疑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效歟銘曰

張氏郿居擧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鄉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郿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覆殆不可為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殯于正寢戊申窆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曉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遊凡五年也義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實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娶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謝海歐陽脩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豈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充達

以時祿後孰知也而貪且佞吏皆有淵夫嗟於道者
豈於寵夫能使人之老也意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此名瀧岡表初蓋其後改題 題曰瀧岡阡表者若士事）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
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
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
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所
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其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為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吉水人至子脩

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父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收百千而叔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
囷倉歲歲學而取之猶於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
先君之學穫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奕逢幾何
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于脩不肖有子于何不有
刻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
或黃或青市顯彌長或吉或衢勢大必分枝葉婆娑
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刻我歐陽
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于脩不肖以侯其宗

以勉同鄉破及祔人

母鄭夫人石壙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與年匠作石祔　月巳亥

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抉既銘既堅

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禮故命門人秉筆之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
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許之曰子當有
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烈之稱譽於諸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之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澧州人官至工
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
夫人為人淳厚周密其居家雍肅必嚴不少懈每端坐
堂上內外終日無人聲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者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文學
賢其家有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
之貧富其撫傅而事其姑亦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
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
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
沙溪之山脩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閒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獨無錄以
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熙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
以予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
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堂兮無子兮
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臣同時之人兮藐
獨子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
諸幽松風草露兮閟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譜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殁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于朝建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處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交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祿食其家亦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殁久矣兮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張氏墓銘 其先襄本作荊門制作其家居一作盍盛盍上
有字嘗世家嘗作當家上有名字節之無之踐墜墜作墮及其
莫莫見見作及莫
謝府君 魚袋無袋字
張司錄 山東山下有南字可撫可作得
先君墓表 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作通州判官歲
取百千百一作十拒汝文集作汝拒
言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
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讃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脊吏以總治諸州總覽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鉅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弟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畜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孰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為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有以示方来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脩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
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碁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
六七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石一件不知誰
氏之為獨膀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来
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 且嗟主
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

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
崇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脩（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來御頊刻於石以紀夫脩舊起廢由彭城
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
遂為（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户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悪相
驕暴貧法為蠹尊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服刻剝已輒易去而孫之大吏
胥宿老其事根堅宂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
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
每儒服持謁鄉縣門者吏輙坐門下朝咻暮罵辱之
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系祿仕又苦吏
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illegible]以游者甚好學者不
過專一經工歌詩優[illegible]文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illegible]多而什邡獨絶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察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噫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遂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搆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以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廉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虛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鄉之長者也又喜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晋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輙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晋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晋祖又以王漢又以王蓋其迫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勞於兵鬭饟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西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一歲我始生幼又依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庇室不
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姪有求予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
都自古常（皆一作）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遠最（而一作）獨出其巔巖聳秀挺立諸峰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為（一作亭於）亭於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為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一字從）綷武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頹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
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
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
落之其古所謂右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歎絕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
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
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閑日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予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笋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蕖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隨其山
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埶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盖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一（一無此字）百年間未
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

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總）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 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蘗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茇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雷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詒（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奇一作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覺一作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所謂樂善者

敗傍有小池作門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redacted]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園之守又曰園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丈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意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嘆曰吁莊周之說曰慱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櫟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redacted]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其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redacted]新過堂下
四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惟邪夫以無用壹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昧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在其張幸於桂深之下

能避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櫟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夭害物其身
伐誠宜爾與夭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享一作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
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
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怍讓也以是名其

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
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
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書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
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
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
斥賦入委畫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
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
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
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諶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浚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illegible]吁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
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鯈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是焉壯哉）勇者之觀
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
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
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
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
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
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
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吾[illegible]
四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
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
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
四月二日舟中記

淅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悉六十四兩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工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遵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釋出家于之[illegible]州無[illegible]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擢僧洊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丁院廢基築室自爲所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以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斂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興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歙不懷其土吾

貧[illegible]數[illegible]閑[illegible]藏之[illegible]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
說是且信以爲其[illegible]父爭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居食之餘無所[illegible]髮之明歿不待歲時烝嘗
之具吾杭吾之業焉而用爲畢吾願恨也於是庀
工聚材營此廊廡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壞自仁壽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制作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吾
延遇爲此役尚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嗣襲延遇之能乎其學也
惠聰自少[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其學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矣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采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作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再至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愉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illegible]
[illegible]煎煉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慙於心我則不

[illegible]然寡物之貴賤而上下其價權時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illegible]過之我
[illegible]於彼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斗斛權衡而
不我蹈出入關市而不我覊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illegible]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像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為皆如志乃曰上　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illegible]為善也於是得此　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大羅漢塑像　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illegible]訖三[illegible]　以[illegible]歲其役會予逆[illegible]

陟日有悲怡悅其甚者[illegible]而龍而載于冊

竊其然樂用之因[illegible]欲歸而記其始

遠也月也視其色[illegible]背[illegible]不敢言也因喜其

八年吳為生者能知之[illegible]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宿已而思有以報[illegible]其[illegible]為之心又遂為喜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illegible]其[illegible]之由及其歲月皆不

能道也九月十[illegible]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illegible]予發書[illegible]陽門西距金[illegible]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荊潭黔蜀凡往来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来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葢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豈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
一時之害思兼利於無窮
兵之民人與湖中之往来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

[illegible]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illegible]勿食食久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陸羽[illegible]
[illegible]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illegible]為茶水
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illegible]羽為季
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illegible]茶經皆不
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illegible]井水下伯芻
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松江第六淮
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illegible]水廬山康王
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illegible]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
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
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
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
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
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illegible]時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還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㩁于兵燹而不能絕其間世以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吾祖過國除來隨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仕其為官[illegible]以言事出守廬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舊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illegible]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illegible]若忠義之訓入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而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悔於昔

而顯於今將刻銘于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子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同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與今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名以遺家之子孫亦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為多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赦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趍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

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冊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閎偉弘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

有取字尭行達君賤作君若㐲作若行幸可矣実矣作已之下下作

良下

明因寺記千百年千作千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本

有此

叢翠亭記周營本同作宮常以作皆嵩室同注作少室最獨

字無最洽亭為亭作逆者一作者一作而刻之此下一有云

大字院記葉人題作乃

東園亭記脩友為大云為作傳二二十二字下有始約作

得乃希出乃作幾一一未出作未出間出少以以作從風土一作

風蛤生作豈往來本作往來益脩脩作修不復復下

元缺一字本作一作溪戣閔閔下有其溜其作之石物字無友蓋

善字一作善二年三年文作七七下有也字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祠字腎腸哉無一字彩一作以

驕其恣睢無此五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與不作始壯陽剛燥壯上一作四字

陽氣作此下使風使上有能字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視字以燕以作以媚之媚上有以字雄富雄作

奇在體體字作骨下有也字文粹此傍有小池池上有奇齊字文粹傍字而某二字作予

於其堂文同正

伐樹記其根其作三尻之尻上有奇字七尺尺作丈杏之之下缺字

本作字椂死勢死上有具字

記侯剥同江文作侯

記是為同江文作是為心者謂者字

記作之資資作要所餘所作甲子子下有今甲子三字

惠聰自無此三字雖老無雖字

無師院佛殿記之賈之作世以生以下有為字以其無以字豖

埵作磨然後所食後作其以庇我以上有字有浮屠之之下有人

能教人四字我之有無有字所欲用之之作因且言因下有得字

問其所欲用之因且其所為文藝作問其所欲用之具言所為江

達云循佛者乃李遷之始造歲月文粹作始造之歲月可喜文藝作可喜十六

日無十字有具國令冢陽某七字

二十五

偃虹隄記（忠本作匽 按文忠公祖諱偃 今家集以具作匽 避諱也）所記（記作紀）

江難之右（右作石）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忠本作長三百尺高十有三尺）

爲有五千五百工（作四千五百工）百步之隄（百作五十）皆纂其

利（鑑本四字）不以廢（作以不廢）

大明水記

取汲者（一作取汲多者）秀鄉（秀作季）謂山水（謂上有羽字）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泉字下有…）

（有而字 乃與下句相類 汪詩云此有）虎丘石井（井作泉）招賢（招字本忠本同）

玉虛（二字作壺）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 汪云此篇瀑布達）

（下無水字）皆戒人（皆下有羽字）食之（之下作而）岸時（時作有 忠本同）之此井

爲水（爲作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